

夏夜迷情

浓情八月·闪亮登场

台湾梦雪

尋找
太陽先生



夏夜迷情系列

寻找太阳先生

梦雪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涛

封面设计:文苑

夏夜迷情系列
寻找太阳先生

梦雪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6 字数:12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-204-03245-4/I·559

定价:9.80 元



八月——

火辣辣的太阳，凶猛地照在南台湾。

韩碧馨躲在树荫底下，手中那支冰棒，似乎一点也没有消暑的感觉！

“我的天啊！都还没有吃到几口就融掉了——”她有点哀怨，又有点气愤地望望天空。

“老天爷，你到底是哪里看我不顺眼？非得这样折腾我不可？还是嫉妒我吃芒果冰棒，非把我的冰棒融化了不可？”

时序进入夏季之后，南部的盛暑，使她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。

虽然办公室里头一整天都有凉凉的冷气，可昨工久都待在冷气房中，她也受不了了。

还好，老板不是别人当。想要溜出来，不用告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开。

而她以前和李莉儿合作的“雁渡建筑事务所”，干脆就在李莉儿嫁到韩家作媳妇之后，也并入“正岗集团”的事业体之中。

现在还在南台湾尾巴的屏东，这一个比较“揽翠计划”也不小的工地，还有韩启新增派下来的人手，一点也



用不着她来多操心。

“姊姊！”远远地，传来唤她的叫声。

“原来又是这两个小鬼。”韩碧馨看见远远跑来的，是附近村子里的阿福、阿村两兄弟。

“姊姊，等会儿我们要去海边游泳，你想不想去？”

“游泳？”她疑惑地看着两兄弟。

来到这时，除了第一天自己到海边去逛了几圈之外，就再也没有走近海边一步。当初要来的时候，虽然满怀着对海无尽的期待，但是现在她“孤苦伶仃”的一个人，怎么也没有那份兴致了。

“要不要去嘛！不姊姊？”

“不如杀了我吧，这么热的天气，那么毒的太阳，万一把我晒得乌漆抹黑的，等我回台北的时候，怎么见人。”

两兄弟互相望了一眼。他们真的一点也不明了，为什么皮肤晒黑了，就不见人了呢？他们全家每一个人，都是黑黑的。

“你们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”

两兄弟愣头愣脑地互看了一眼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是——”弟弟阿村低声说着。

“别说啦！”阿福拉了他一把。“你不怕挨他们揍



啊？”

“可是姊姊问我们话，没有回答也是会被揍呀！”

说得也是。”

哥哥考虑再三，认为还是“效忠”大姊姊才对。偶尔虽然会被敲头，但是三不五时还有一些冰棒糖果可以享用的，再笨也要懂得“×丫大边”才是！”

“喂喂喂，你们两个小鬼，嘀咕些什么呀？”

韩碧馨等他们两个，手中的冰棒都化做水滴，越来越少。

“等一等！”阿村连忙拦截过去。“丢掉太可惜了，还有两口呢！”

“别那么没志气！”韩碧馨还是丢了。“你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请你们吃冰棒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大姊姊几时骗过你们两个？”

“是阿壁班的大头啦，他们人多，不让我们捡水泥袋，他们还把我捡到的，也一起抢走了。”

“那么大胆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”

韩碧馨那副凶狠的样儿，直把台北大都会的淑女模样给完全抛弃了。

“走，带我去找他们，大姊姊帮你们讨一个公道回来！”



“可是你刚刚说要先请我们吃冰棒的——”阿村依旧惦念着那两口没有吃到冰棒。

“等一下再吃会死哦！”阿福狠狠地敲了一下阿村的小头。

他这个做哥哥的，还是比较会算一点。毕竟一支冰棒才五块钱，而那些被抢的“宝物”至少也有上百元。

“一起办！我们就一边吃冰棒，一边去找大头算帐！”

她知道自己真的穷极无聊，才会想出这种事。但是，如果不去透透气的话，她更怕自己变成一个自闭症的美女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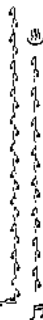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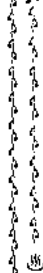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南部，某一处新兴的海边旅游胜地。

过去，这时会是军事管制区域，连带地把海域上好几十海里的地方也都纳了进去。

此地景致优美，沙岸绵延，海水净碧；岩岸分明，峥嵘奇嶙，一时成为游客争相前来的游乐胜地。

几十年来未遭人类的污染、破坏，尤其在沿岸浅海处，鱼类繁多，珊瑚遍布，更是潜水者的新天堂。

如今又值夏季到来，慕名而来的游客，早已将此地挤得水泄不通。



“半天湾”是这里最能吸引游客的一处沙滩。县政府将此处与民间业者共同经营，也逐步地开发此地作为外海观光的根据地。

半天湾旁的一处码头，一半是原居住于此地的渔船，一半则是开放以后，开发出的一个小型国际化的游艇码头。

贺屿航跳下他刚买的游艇，回办公室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。

再过几天，他就要飞往美国。与他的朋友会合之后，要展开一个“征服阿拉期加湾”的计划。

而征服世界的七大洋，一直是他的梦想。

他总是觉得人生苦短，梦想永远来不及实现。若能完成其中一二，人生才不枉走这一遭。

大头领着一批小跟班，站在码头上，一直等着贺屿航的船缓缓地进来码头。

小孩子的眼中，也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期待。

啊，要是能坐坐那艘美丽的游艇乘风破浪，不知该有多好啊！

贺屿航身着横蓝条纹白底的T恤，深蓝色的百慕达裤，脸上架着一副墨镜，头上一顶黑色的鸭舌帽。浑身都散发着职光男孩健康与活力。

“叔叔。”



“大头呀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贺屿航缓下脚步来，“我大老远的就看见你们在这里。怎么，这里有宝贝呀！”

“不是啦，我们在看你的船啦！叔叔，能不能让我们上去坐坐呀？”

“上去坐坐是没有问题啦，不过得等以后有机会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了呀，我要回去休息了！”贺屿航笑出一口白牙。

“好，那下次一定让我上去坐坐哦！”

“我也要！我也要！”一群小鬼接连着要求。

“好好好，没有问题。”

贺屿航挺喜欢小孩子的，几乎有求必应。

大头与其他的小孩一阵欢呼，绕在贺屿航的身边，将他当成国王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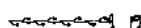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手上的东西是什么呀？”

“我们来捡空罐子、纸袋呀！今年游客多，一定有许多罐子可以捡。”

“捡那些干什么？”

“卖钱呀！一斤有五块钱呢！”

“真的？那你们还不赶快去。你们看，那边又有两



个小朋友来了。”

“是阿福跟阿村。”大头满不在乎的瞧瞧他们。

那两个小小孩，势孤力单，他有一大票手下，才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呢。”

“大姊姊，他们在那里！”

阿福发先现了他们，随即唤来了韩碧馨。

瞬即，三个人便马上跑到码头上来。

大头还有一些他的“党羽”见有大人跟随，而且还是那些“重要资源”的主人，二话不说，顿时不敬礼解散。

“喂！你们虽跑呀！”

韩碧馨冲了过来，一伸手捉住了其中一个。

“你们都给我站住喔，不然——”

“小姐，别这样嘛！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回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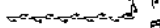
大头一伙在贺屿航的眼里，可是纯真无邪的小朋友。他不晓得为什么韩碧馨要那么生气。

“没你的事，一边——”

她看见一个古铜色肌肤，健壮的体格，白到发亮的牙齿，微微地对她笑着——

他背着光，阳光从他背后照射出来，衬他衬托得益发迷人。那不是她来此之前——不，应该是她一直所找寻的男人吗？”

她的太阳先生！





热情而开朗的笑容，纯真而深情的目光——天啊！他是这样地瞧着我吗？

而他，心里也有着强而有力的悸动。

从她的眼里，他看见了一份微妙的情感，一种似是月光般纯真而坦然的情愫。

她有着一袭长发，系起来的马尾，反射着太阳柔柔的金光；削肩的红绿白相间短衫，纯白色的短裤，充分展露出手与腿白光滑的肌肤。

她还有一张素净清丽的脸庞。细致姣好的五官，在飞扬的发中，散发出吸引男人的魅力。

她的眼眸中，有着他未曾注意过的柔情。虽然，他一直都不曾在心中设定过什么样标准和女孩。但是她的出现，犹如是他在黑暗之中，窥见到一道柔美的迷人月色。

她是他心中的月亮小姐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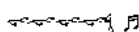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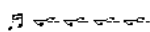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姐姐，他跑了。”

阿村搞不清，为什么他的大姐姐一见到那个男人，就呆呆定定的，连刚才捉住的那个小男生跑了，都浑然不知。

“那些小朋友，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？”

贺屿航比较灵动，一有人打断，也跟着回神过来。

可是韩碧馨却没有回答。



她的心在沉没。

那是——心里面“正港的男人”呐！

贺屿航让她这么瞧着，久了也有点不自在。

“你这样站久会晒伤的。”他忽地扬起肌肉累块的手臂，指向远处的小贩卖站。“那儿有卖防晒油，也有卖帽子的。”随便找了话题。

但是她根本就充耳不闻！

他头顶上那轮光环，那闪闪动人的点点金光——

韩碧馨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，目不转睛地直望着他瞧。

她十分、百分、千分、万分地确定，那真的是她的“太阳先生”呢！

“小姐，我已经闻到焦的味道了，如果你再不去抹防晒油的话，我可要回家去拿烤肉酱了喔！”

她还是不答。

“大姐姐？”阿村拉拉韩碧馨的手。

“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阿村继而转向他哥哥问道：“大姐姐怎么了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”

“笨！”阿福又是一拳。大姐姐一定是恋爱了啦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卡通里面的女主角爱上男主角的时候，都会这样子呀！”



“哪一个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”

“唉——”阿福突地叹了一口气。“你还小，看不懂的啦！”

这些话贺屿航可听得一清二楚。虽然是小孩子的胡乱猜测，但是也说得他脸红心跳。

他不得不在意，因为韩碧馨打从一开始凝注着他时，就一直没把视线移开过。

“小姐——”他耐不住被人这样瞧着，好像要剥他的皮似的。“我认为你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，我相信我也是长得像怪物一般。能不能请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？”

她依旧没有反应。

贺屿航莫可奈何，突地笑了开来。

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让人家这么瞧过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瞧他的人一点也不生涩，也不害羞。

那种赤诚坦率的真情流露，才是令他心有感受的原因。

“喂，我说的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”

她依旧没有将目光转移过一秒钟，甚至连眨眼的时间，她都觉得很浪费。

韩碧馨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什么也都不管了。

她的眼里只有他，那位太阳先生！

“你再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。我带你去抹点防晒乳



啊,油——之类的东西吧!”他看见她的手臂已经泛红了。“你真要对着我瞧,也要挑个比较阴凉的地方,好吗?”

他迈步就往后走去,但是敏锐的感受,让他知道,她并没有跟来。

“喂,你到底是怎么了?”等了一会儿,他见韩碧馨还是没有动静,转身问她身旁那两名小孩。“她是不是有病?常这样子吗?”

“你才有病呢!”阿福答道。

真是忠心护主。

不过,他们两兄弟也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,还正想问贺屿航呢!

真的是被打败了。

他无助地摘下了眼镜,目光延伸到海平面去。

该怎么办呢?他想就任她去,随便她要不要清醒过来。

可是,她的眼神,那丝丝他未能透澈明了的感,却教他无法丢下她不管。

“你的眼睛——”她细声囁喃着。

那如鹰般的眼睛,有着——有着——是深棕色的眼珠吧,罕有的颜色哩!

阳光在他的眼珠中,绽出谜样的光芒,她感到自己



如坠千仞万尺的深渊中，而不能自拔！

“喂！小姐，我带你去医务室好不好？我看你八成是被晒昏了。”贺屿航说罢，便将鸭舌帽脱下来，戴在她的头上。

他想把她交给医务室那个老小姐。

她应该会有办法的。

海风吹著炙热的暑气，呼呼地向大地吹来。

风，吹起了她的发丝，遮着她看他的视线，在忽现忽隐之间。

刹那间，她见到他那被帽子压住的发，在风中卷起，犹如千层海浪——

哇！他也有一落之间，那扬起的发丝将她的心也带人风里。

他愿与他一同乘风而去！

“我们去问问护士，你是怎么了好吗？”

他微低着头，专注而温柔地看着她。那近乎咫尺的距离，离她的脸颊只有一拳之隔。

“——问问——吻吻——”他说什么来着？迷迷糊糊的，他在说些什么呢？

“吻吻——”

他要她去吻他吗？”

瞧他已经低下头来，真的是要让她吻吗？



她再次去看他的眼——

是的，他的眼睛里，不正是那教她意乱情迷的色引吗？

她的双手紧紧抱住他的颈，双腿一拢，缠绕在他的腰杆上头，她那领受着太阳神恩赐的双唇，火热一般地吻上了贺屿航的双唇。

空白的，空白的，空白的——

脑海里全都是一片空白的吗？

不！不是的，她可以感受到那一股光与热，正如太阳的光芒与热能，经由她的唇，传递到她的心中。

而他呢？被人家亲。

被人家强吻的感受如何？应该生气吧，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。

那倒也不重要。眼睁睁看着她跳到自己的身上来，虽然反射性的直接反应是把她给拉下来，却不知道着了什么魔，竟然将这股念头给强压下去了。

渐渐的，他满满突兀的抗拒感，竟然被她那两叶红唇融化了；而从心底暗处，又涌起了一种莫名的，奇妙的，无来由的激情！

天啊！这个女孩哪来的这种魔力啊！

对他来说，这里有数不尽的佳丽美人，有看不尽的旖旎风光，他都不曾动过凡心；怎地，他越来越觉得身体



内有一股燥热的刺激，逐渐令他——

口干舌燥了起来——她似乎不肯就此罢休，大胆失去理智的舌尖，轻挑着他生理的反应，他失去了“抵抗”的力量！

那些怀疑、猜测的、矜持的、僵硬的，所有不良于让两人紧紧贴合在一起的阻碍，全都抛诸脑后。

可是，男人的“反应”是绝对明显的。她的扭动，使他发现了下腹的地方，开始不一样了。

他可不愿在女人的面前，甚至于小孩子的面前出丑。

“不可以这样！”

每条在他身体里面高挂“公休”的神经，再度复活过来！汇集而成的所有反射能量，让他将韩碧馨狠狠地扯下来，并且丢得老远！

“你——你在做什么？”他微缩着小腹，仅可能地掩住他那——

“你是我的太阳先生，我愿意为你面融化！”

管他是不是心智丧失，还是脑袋阿达。韩碧馨怎么也不可能让自己离开那种甜蜜的感觉！

一个人的·一生当中，能几次如此肯定的感受。当爱来得如此浓烈，来得让你措手不及，又何必担心害怕，那实质里是一种伤害？